

## 第一卷 小青

引

雪廬主人曰：千百年來，豔女、才女、怨女，未有一人如小青者。臨邛、章臺，豔矣才矣，而不怨。綠珠、小玉，亦豔矣才矣，而歡極憾終，要亦怨其所不必怨。孰與姬之托根所，闌寂自如，或諷之去終不去，竟以怨死乎！

姬之前身似屈平，馮生之前身似楚懷王，妒婦之前身似上官大夫、令尹子蘭。楚懷之莽也，上官、令尹之陰賊也，桂中之蠹，生則俱生。姬病益苦，益明妝靚衣，又似當年汨羅將沉，猶餐英而紉蕙也。

太史公曰：「以彼才游諸國，何國不容，而自令若是。」噫，斯三閭之為三閭，亦小青之為小青歟！三閭求知己於世人，不得，而索之雲中之湘君。湘君女子也，因想輪結，還現女子身而為小青。

小青求知己於世人，不得，而問之水中之影。夫太白舉杯邀月，對影三人，惟太白之影可與太白對，小青之影可與小青語耶！讀其詩，至「瘦影自臨春水照，卿須憐我我憐卿」，淚亦不能為之墮，心亦不能為之哀也。

煙水散人曰：紅顏薄命，自古皆然。環佩空歸，留青莎於絕塞；陽臺擅嬖，織錦字於回文。其怨可謂深矣！然予謂小青之怨更有甚焉。蓋狂童匪匹不亞■■■，獅子揚威豈同黃狸，而能寂處孤山，托芳懷於素萼，怨固堪憐，貞尤可取。此豔質香魂，羞見墜樓之句，不得為非煙而竟詠也。予嘗於雨窗燈下讀其詩，而為之撫掌稱幸。夫史遷不被腐刑，則《史記》可以不作。姬若得其所歸，則已合歡金屋，調笑鴛房，又何能苦思抒怨，而有零珠殘玉，如十二章之詩，至今歷歷，猶在人口耳間耶！美人兮美人，不知為暮雨兮為朝雲。芳徽莫忘，彤管無愧。

集小青為第一。

明朝歷昌（萬曆、泰昌）間，杭州有一馮生者，豪公子也。嘗慕揚州為天下第一名郡，泛棹往游。遂托媒媼，買一小青為妾。

青與生同姓，名喚玄玄。夙根穎異，姣美絕倫。當十歲時，遇一老尼，授以《心經》一卷。小青才讀數遍，即能了了，復之不失一字。

老尼曰：「此兒雖然敏慧，但惜福薄。願乞與我作為弟子。設或不肯，切不可令其識字，方有三十年之壽。」

家人以為妄，怒而叱之。其母本係女塾師，故小青得以相隨就學。

所往之家，都是名閨宦室，遂能工習詩詞，妙解音律。且江都故佳麗地也，每當諸閨秀雲集之時，茗戰手語，談笑紛然。小青偏能隨機酬答，出人意表，因此人人喜愛，惟恐小青不肯少留。雖則素閒儀範，而風情逸絕，綽約自好，其天性也。

及年十六，其母貪得金帛，遂不及詳訪清濁，即以小青許嫁馮生。

小青一見馮生之狀，嘈啞戚施，慙跳不韻，不覺淚如雨下，慘然歎息曰：「我命休矣！」小青之怨自此始。

及隨生至杭，其婦更加妒悍，一聞娶妾，吼聲如雷，含怒而出。只見小青黛眉不展，容光黯淡，裊裊然恰似迎煙芍藥。婦自上至下把小青仔細看了一會，但冷笑曰：「標緻！標緻！」

小青回鬟掩淚，愈加憤懣，然已是籠中鸚鵡，只得曲意承順，而婦妒嫉之念不能少解。

婦有戚屬楊夫人者，才而賢淑，嘗就小青學棋，絕憐愛之。偶談及婦之奇妒處，不覺歎息曰：「我觀汝女工諸技，色色皆精，奈何墮落在羅剎國內。我思欲脫子火坑，子能從我作筆硯友乎？」

小青斂容起謝曰：「多蒙夫人愛同親女，賤妾豈不知感，所恨命如一葉，與死為鄰，只怕此生無由侍奉！」語未畢，忽值婦至，遂各散去。

一日，春光明媚，楊夫人邀婦泛湖，並拉小青隨往。船到斷橋，俱登岸閒步，婦與夫人攜手立於垂楊之下。

小青獨至蘇小墓邊，取酒澆奠，低低口占一詩曰：

西陵芳草騎麟麟，內信傳來喚踏春。

杯酒自澆蘇小墓，可知妾是意中人。

時小青出居湖上未歸，故有「內信傳來」之句。當下徘徊，閒看了一會，即命肩輿由岳墳而行，及至天竺，小青拜祝已畢，又默占一絕云：

稽首慈雲大士前，莫生西土莫生天。

願為一滴楊枝水，灑作人間並蒂蓮。

婦向前禮畢，顧謂夫人曰：「我聞西方佛無量，而世多專禮大士，這是何故？」

楊夫人未及答，小青應曰：「只為菩薩能慈悲耳。」婦知諷已，便笑曰：「是了，是了，我當慈悲汝。」

既而捨輿登舫，蕩槳中流。只見兩堤間花柔草嫩，有許多豔服少年，挾彈馳騎，往來遊冶。同船諸女伴，捲簾憑檻，笑語喧嘩，條東條西，指點譁躍。而小青淡然凝坐，絕無輕佻之容。

既而飲至半酣，楊夫人數取巨觴勸婦，婦已醉，徐語小青曰：「船有樓，汝可伴我一登。」

比及登樓遠眺，久之，撫小青之背，而附耳低言曰：「你看遠山橫黛，煙水空蒙，好光景可惜，汝何自苦。豈不聞章臺柳，亦嘗倚紅樓，而盼韓郎走馬，汝乃作蒲團空觀耶！」

小青曰：「賈平章劍鋒可畏也！」夫人笑曰：「汝誤矣，平章劍鈍，女平章乃利害耳。」

居頃之，顧左右寂無人，楊夫人又從容諷曰：「觀子丰神絕世，才韻無雙，我雖非女俠，力能為汝定籌。適間所言章臺柳故事，汝乃會心人，豈不領悟。今世豈少一韓君平，汝何為緘愁含怨，自苦如此。且彼視汝之去，如拔一眼中釘耳。縱能容妝，汝遂向黨將軍帳下作羔酒侍兒乎？」

小青謝曰：「夫人休矣！吾幼時曾夢手折一花，隨風片片著水，命止此矣！夙業未了，又生他怨，彼算曹姻緣薄，非吾如意珠，徒供群口畫描耳。」

夫人歎曰：「子言亦是，吾不子強。雖然，好自愛，彼或好言語，或以飲食啖汝，汝乃更可慮。即旦夕所需，應用物件，只需告我。」

遂相顧泣下沾衣，惟恐他婢竊聽，徐拭淚還坐，尋別去。楊夫人每向宗戚語之，聞者莫不酸鼻云。

居無何，婦妒益深，乃徙小青於孤山別業告誡曰：「非我命而郎至，不得入。非我命而郎之手札至，亦不得入。」

小青既到孤山，暗自念，彼置我於閒僻之地，必然密伺短長，借莫須有事魚肉我。以故深自斂戢。

山在蘇公堤畔，乃林和靖之故址。梅畦竹徑，一水千峰，雖幸狃語得離，耳目清逸，然當夢回孤枕，聽野寺之鐘聲；煙染長堤，望疏林之夕照，又未嘗不黯然而下淚也。因書一絕，以寄其幽怨云：

春衫血淚點輕紗，吹入林逋處士家。

嶺上梅花三百樹，一時應變杜鵑花。

小青之怨自此益深，而其幽憤之懷俱托之詩。或作小詞，又好與影語。或斜陽花際，煙空水清，輒臨池自照，對影絮絮如問答，婢輩窺視則不復爾，但微見眉痕慘然，似有泣意。

一日，早起梳妝畢後，獨自步至池邊，臨池照影。徙倚之間，忽又呼影而言曰：「汝亦是薄命小青乎？我雖知汝，汝豈相憐，假使我齎恨而死，汝豈能因我而現形耶！」

喃喃了一會，復又笑曰：「狂且濁嫗，無辱知我，若得與汝作水中清友，我來汝現，我去汝隱，汝非我不親，我尋汝而至，洵足以相數晨夕，而可以無愁岑寂矣。」

正在躊躇之際，忽聞婢女尋喚，遂回至臥內，即事題詩一章曰：

新妝竟與畫圖爭，知在昭陽第幾名。

瘦影自臨春水照，卿須憐我我憐卿。

又一夕，風雨瀟瀟，梵鐘初動，四顧悄然，乃於書卷中檢出一帙《牡丹亭》，挑燈細玩。

及讀至「尋夢」、「冥會」諸出，不覺低首沉吟，廢卷而歎曰：「我只道感春興怨，只一小青。豈知癡情綺債，先有一個麗娘。然夢而死，死而生，一意纏綿，三年冰骨，而竟得夢中之人作偶。梅耶柳耶，豈今世果有其人耶！我徒問水中之影，汝真得夢裡之人，是則薄命，良緣相去殊遠。」

言訖泫然泣下。回顧侍婢俱已熟寢，遂援筆賦成一絕云：

冷雨幽窗不可聆，挑燈閒看牡丹亭。

人間亦有癡於我，豈獨傷心是小青。

時已夜半，但聞雨聲淅淅，亂灑芭蕉；風響蕭疏，斜敲窗紙；孤燈明滅，香冷雲屏。而愁心耿耿，至曉不能成寐。

於時，楊夫人之女小六娘，染病而歿，夫人又欲從宦遠方，小青遂因弔奠，即與夫人言別。一叩靈車，淚如泉湧，遂以卮酒奠畢，與夫人握手綢繆，備敘別後衷曲。

夫人因女夭亡，見了小青，倍加憐愛。小青又以夫人遠去，轉覺唏噓。盤桓數日，遂與婦一同送出北關，灑淚而別。

自從夫人去後，無與同調，遂鬱鬱成疾，歲餘益深。其婦每命醫來看視，仍遣女婢以藥送至。小青佯為感謝，俟婢退出，將藥傾擲牀頭，笑曰：「吾固不願生，亦當以淨體皈依，作劉安雞犬，豈汝一杯鳩所能斷送乎！」

然病益沉重，水粒俱絕，每日只飲梨汁一小盅許。然益明妝冶服，未嘗草草梳裹，或擁襪欹坐，或呼琵琶婦唱宵詞消遣。雖數量數醒，終不蓬首偃臥也。

忽一日，語老嫗曰：「可為我傳語冤業郎，覓一良畫師來。」

有頃，師至，即命寫照。寫畢，攬鏡細視曰：「得吾形似矣，猶未盡我神也，姑置之。」

畫師遂又凝神極巧，重寫一圖。小青又注目熟視曰：「神是矣，而豐態未流動也，得非見我目端手莊故爾。」矜持如此，乃令置之。

覆命捉筆於旁，而自與老嫗指顧語笑，或扇茶鐺，或檢書帙，或自整衣褶，或代調丹碧諸色，縱其想會。須臾圖成，果極妖纖之致，笑曰：「可矣！」

畫師去後，取圖張供榻前，焚香設梨酒而奠之，曰：「小青，小青，此中豈有汝緣分耶！」遂命侍婢捧過筆硯，為書以寄楊夫人，其書曰：

玄玄頭瀝血，致啟於夫人臺座下：關頭祖帳，迴隔人天；官舍良辰，當非寂度，馳情感往，瞻睇慈雲；分燠噓寒，如依膝下。糜身百體，未足云酬。姊姊姨姨，別來無恙。

猶憶元夜南樓，看燈諧謔，姨指畫屏中一灑欄女曰：「是妖嬈兒，倚風獨盼，恍惚有思，當是阿青。」妾亦笑指一姬曰：「此執拂狡鬟，偷近郎側，將無似姊？」於時角彩尋歡，纏綿徹曙，寧復知風流雲散，遂有今日乎？

往者仙槎北渡，斷梗南樓，狃語哮聲，日焉三至。漸乃微辭含吐，亦如尊旨云云。竊揆鄙衷，未見其可。

夫屠肆苦心，餓狸悲鼠，此直供其換馬，不敢辱以當墟。去則弱絮風中，住則幽蘭霜裡，蘭因絮果，現業誰深，若便祝髮空門，洗妝浣慮，而豔思綺語，觸緒紛來，正恐蓮性雖胎，荷絲難殺，又未易言此也。

乃至遠笛哀秋，孤燈聽雨，兩殘笛歇，謾謾松聲。羅衣壓肌，鏡無乾影，朝淚鏡潮，夕淚鏡汐。今茲雞骨，殆復難支，痰灼肺然，見粒而嘔。錯情易意，悅憎不馴，老母娣弟，天涯問絕。嗟乎！未知生樂，焉知死悲，憾促歡淹，無乃非達。

妾少受天穎，機警靈速，豐茲蓄彼，理詎能雙！然而神爽有期，故未應寂寂也。至其淪忽，亦匪自今。結縵以來，有宵靡旦，夜臺滋味，諒不殊斯。何必「紫玉成煙，白花飛蝶」，乃謂之死哉！

或軒車南返，駐節維揚，老母惠存，如妾之受。阿秦可念，幸終垂憫。

疇昔珍贈，悉令見殉，寶鈿繡衣，福星所賜，可以超輪消劫耳。然小六娘先期相俟，不憂無伴。附呈一絕，亦是鳥死鳴哀。其詩集小像，托陳媪好藏，覓使馳寄。身不自保，何有於零膏冷翠乎！他時放船堤畔，探梅山中，開我西閣門，坐我綠蔭牀，仿生平於響像，見空幃之寂■，是耶非耶！其人斯在！

嗟乎夫人，明冥異路，永從此辭；玉腕珠顏，行就塵土。興思及此，慟也何如？玄玄叩首，叩首上榻。宋又有絕句一首。

百結迴腸寫淚痕，重來惟有舊朱門。

夕陽一片桃花影，知是亭亭倩女魂。

寫畢，擲筆於地，撫几淚下，漣漣如雨，一慟而絕，年僅十八耳。

直至傍晚，馮生始踉蹌而來，披帷一視，只見容光藻逸，衣態鮮好，如生前無病時。不覺長號頓足，嘔血升餘。

徐檢得詩稿一卷，遺像一幅，並寄楊夫人一緘。啟視之，敘致惋痛，馮生哀呼曰：「吾負汝，吾負汝。」

婦聞，怒甚，趨索圖。乃匿過第三幅，而偽以第一圖進，立焚之。又索詩卷，亦焚之。及再檢草稿，業已散失無存。

惟小青臨卒時，嘗取花鈿數件贈嫗之小女，襯以二紙，正其詩稿，並前所載，得十絕句、一詞、一古詩，共十二篇耳。

時有劉無夢者，素滑稽，與馮生相狎甚厚。嘗過別業，於小青臥處拾得殘箋數寸，乃《南鄉子》詞而不全，僅得三句云：「數盡慙慙深夜雨，無多，也只得一半功夫。」李易安集中無此情語也。其詩雖極淒惋，不失氣骨，使與楊太史夫人唱和，殆難伯仲。雖全稿不傳，要之徑寸珊瑚，更自憐惜耳！

劉無夢又嘗獲見第二圖，娟娟楚楚，如秋海棠花。其衣裡朱外翠，秀豔有文士韻，然猶是副本，即青所謂「神已是，而豐態未流動」者。但不知第三幅更復何如。

嫗亦嘗言，小青最喜看書，悉從楊夫人借讀。間作小畫，畫一扇，甚自愛，馮生苦索之，堅執不與。及歿後，即浮厝於孤山之側，其詩有未載入傳中者，備錄於左：

古詩一首

雪意閣云云不流，舊云正壓新雲頭。

米顛癡筆落窗外，松嵐秀處當我樓。

垂簾只愁好景少，捲簾又怕風繚繞。

簾捲簾垂底事難，不情不緒誰能曉。

妒煙漸瘦剪聲小，又是孤鴻淚悄悄。

又絕句四首

何處雙禽集畫欄，朱朱翠翠似青鸞。

如今幾個憐文采，也向秋風鬥羽翰。

其 二

脈脈溶溶灩灩波，芙蓉睡醒欲如何。

妾映鏡中花映水，不知秋思落誰多。

其 三

盈盈金谷女班頭，一曲驪珠眾伎收。

直得樓前身一死，季倫原是解風流。

其 四

鄉心不畏兩峰高，昨夜慈親入夢遙。

見說浙江潮有信，浙潮爭似廣陵潮。

《天仙子》詞一闕

《天仙子》詞一闕文姬遠嫁昭君塞，小青又續風流債。也虧一陣黑罡風，火輪下，抽身快。單單別卻清涼界。原不是鴛鴦一派，休算做相思一概。自思自解自商量，心可在，魂可在。著衫又捻雙裙帶。

雲間有一煮鶴生者，落魄不羈，頗工吟詠，嘗於春日薄游武林，泊舟於孤山石畔。尋至小青葬處，但見一塚草土，四壁煙蘿，徘徊感愴，立賦二絕以弔之，其詩云：

羅衫點點淚痕鮮，照水徒看影自憐。

不逐求凰來月下，冰心急似步飛煙。

其 二

喙聲鴛語不堪聆，竟使紅顏塚中青。

可惜幽窗寒雨夜，更無人讀牡丹亭。

是夜月明如畫，煙景空蒙，煮鶴生小飲數杯，即命艤舟登岸，只檢林木幽勝之處，縱步而行。

忽遠遠望見梅花底下，有一女子，丰神絕俗，綽約如仙。其衣外翠袖，內襯朱襦，若往若來，徜徉於花畔。

煮鶴生緩緩跡之，恍惚聞其歎息聲。

及近前數武，只見清風驟起，吹下一地梅花香雪，而美人已不知所適矣。

煮鶴生不勝詫異曰：「斯豈小青娘之豔魄也耶。」遂回至船中，又續二章云：

梅花嘗伴月徘徊，月泣花啼千載哀。

夜半岩前風動竹，分明空裡珮環來。

其 二

不須惆悵恨東風，玉折蘭摧自古同。

昨夜西冷看明月，香魂猶在亂梅中。

自後名流韻士，紛紛弔挽。無非憐其才，而傷其命薄。篇什頗多，不能備錄。

嗚呼！世之負才零落，躑躅泥犁中，顧影自憐，若忽若失，如小青者，可勝道哉！

予故以淺淺居士所作原傳，稍加編述，以為名媛傳中添一段佳話云。

